

望遠鏡中的會議 舊金山



金仲華：論舊金山會議

一 戰後和平的起點

我曾經指出，克里米亞會議可以說是這次世界戰爭發展中的大分水嶺：在一方面，歐戰迅速達到了一個頂點，快要成為過去了；另一方面，遠東的又一個高峯突起，形將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從雅爾達到舊金山，顯示着世界軍事政治的重心，正向東移。那麼，舊金山會議本身顯示着怎樣的意義呢？

舊金山會議是這次世界戰爭中聯合國國家組織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的起點。這會議是根據於兩個重要的觀念而來的：第一、在這次世界戰爭中，我們單單贏得了戰爭，還是不夠，一定要真正贏得了和平，才是完全的勝利。第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聯失敗的教訓，現在大家知道，要建立真正鞏固的和平，必須在戰爭結束以前，就開始做起。

幾年來，許多記者，作家以至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曾經發表過對於戰後和平的計劃和意見。現在，歐洲戰爭的勝利業已在握，遠東戰爭的形勢急驟直下，全球的勝利在望，所以聯合國國家討論戰後安全與和平組織的計劃，也正是一個開始的時候了。

不過，這次舊金山會議的舉行，却不單是爲了戰爭已到達接近勝利的時候，才匆匆召開的，它主要是由於幾個具體條件的完成：

首先，是在去年八月到十月的敦巴頓橡樹會議中，美、英、蘇、中四個主要盟國對於戰後世界永久安全的組織，已經過一個初步的詳細的討論，這顯示出這次世界戰爭中幾個主要強國對於建立戰後永久安全與和平的決心。我們已經根據商定的同意，把這未來機構的計劃草擬下來了。

其次，是今年二月的克里米亞會議。這會議，掃除了美英蘇三大盟國間政略與戰略上的可能分歧，它促成了歐洲最後決戰的真正到臨，它開闢了聯合國家更廣大合作的道路：由於三大盟國對於敦巴頓橡樹草案中最後一點歧異——關於投票程序的——的消除，聯合國家具體地計劃戰後安全機構的工作，就可以開始了。

當然，要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決不是幾個強大國家的努力就足夠的，它需要所有要求安全與和平的國家，共同參加。所以，就在舊金山會議的前夕，聯合國宗就號召所有未參戰的國家，對法西斯軸心宣佈戰爭。這在拉丁美洲和中東方面獲得了熱烈的反應。聯合國的陣營更加擴大了。是的，要能夠共同作戰，才能共建和平，要共同參加對法西斯的鬥爭，才能共同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由於聯合國陣營的擴大，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也有了廣泛的基礎。

是在這樣的發展形勢之下，舊金山會議召開了，就軍事上言，這次世界戰爭已走過了大半程，就整個戰爭言，我們至多還不過走了半程；因爲，爭取和平的勝利的工作，現在恰是在開始的階段。事實上，贏取和平的工作，比之贏取戰爭勝利的工作，也許還要艱難些。舊金山會議所以受到世界各國的極大重視，其原因在此。

二 贏得戰爭難，贏得

和平更難

為什麼要獲得和平的勝利，是這樣的困難呢？這因為，在對着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威脅之前，同盟國家間的利害較易趨於一致；而當勝利已經在握，法西斯的威脅歸於消滅時，同盟國家本身間的矛盾，就易於顯露出來。戰爭愈近結束的階段，政治上的問題愈趨於顯明和複雜化，其原因在此。第一次大戰後，協約國把締結和約與組織國聯兩件事放在一起進行，以致糾紛百出，遲遲初建議成立國聯的美國，反而首先退出國聯，結果和平結於無法建立，從一九一九到三九年，僅成爲一個暫時休戰的期間。這教訓是目前計劃建立永久安全與和平的各國所深深記得的。

在這樣的教訓之下，這次民主同盟各國準備建立世界安全與和平的計劃，應當於具有最堅強的決心，經過最慎密的考慮，希望其必然能獲得成功的了。

中國代表團

首席代表：朱子文。

出席代表：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胡適，吳貽芳，李璜，張君勱，董必武，胡霖。

高等顧問：施肇基。

顧問：陳紹寬，徐謨，王家楨，顧子仁，吳經熊，貝祖貽，李平衡，周鯉生，李樹芬。

諮議：司徒美堂，郭炳舜，袁同禮，翁秀民，劉邁率，斯思明。

專門委員：杜建時，李維果，邵毓麟，毛邦初，楊雲竹，張忠誠，鄭震宇，張福運，王化成，徐淑希，李幹，梁鑒立，浦祥鳳，朱光沐，吳兆洪，郭斌佳，朱新民。